

潘家口库区,有位 22 年坚守水上邮路的绿色信使

1000 多个乡亲都叫他“表兄”

本报记者冯维健

北风萧瑟,寒意逼人。仲冬时节,地处燕山深处的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潘家口库区,即使是在正午,气温也接近 0℃。一艘载着十几件包裹的快递船驶过,惊起几只水鸟,湖面泛起阵阵涟漪。驾驶小船的刘保朝无暇顾及两岸的风景,他加大力,只想快点把包裹送到乡亲们手中。

今年 53 岁的刘保朝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宽城满族自治县分公司的一名邮递员,他所负责投递的路段全部位于潘家口水库周边区域。作为华北地区“引滦入津”项目的重要工程,潘家口水库最大面积约 72 平方公里,总容量达 29.3 亿立方米,库区水面超过 10 万亩,是滦河干流上游第一座大型水库。

1985 年,潘家口水利枢纽建成,水库开始蓄水。世代散居在大山里的人家,再也无法仅靠步行下山就能前往周边乡镇的集市了。一条长长的水路挡住了乡亲们的脚步,从此,邮递员成了大家与外界联系的“鸿雁”。

因为一句承诺 他坚守了 22 年

在刘保朝的投递线路中,独石沟乡距离最远,投递站点也最为分散。宽城满族自治县独石沟乡位于潘家口水库中游,北、东、南三面临水,全乡近九成的村庄被库区水面包围,乡镇与县城,更是隔滦河相望。无论是从刘保朝工作的桦罗台邮政支局到达这里,还是乡亲们去县城赶集办事,都只有水路可走。

“这里既是库区,又是山区。送快递,谈何容易?”刘保朝说。这条邮路几乎半为高山半为水,独石沟乡的 1000 多居民散落在环库区 4 万亩水面周围的大小沟岔中。有的山沟几里长,只住一户人家。每天送信,刘保朝既要骑自行车,又要驾船行一半水路,还得步行爬山。

由于路途遥远,这条邮路让许多人望而却步。在刘保朝上岗之前,先后有 3 名邮递员因为这条邮路的路线长、村落分散、路途险峻,索性撂挑子不干了。而刘保朝从接过这份重担开始,就没有放弃过。

“当时邮递员每月工资 150 元,谁愿意干呀!”刘保朝说,1999 年,这条承德市唯一的“水上邮路”没了邮递员,村民的包裹没人投递,生活物资也难保障。

当时,刘保朝的大哥刘保功在宽城满族自治县邮政局桦罗台邮政支局工作,看着眼前这条中断了数月的邮路,便找到弟弟帮忙。“哥哥说让我先干着,等找到合适的人再说。”刘保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时,我正打算利用自家门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发展水产养殖。”

两相权衡,从小在大山深处长大的刘保朝,深知这里的乡亲们离不开邮路。“那我试试,一定好好干,不给哥哥丢人。”刘保朝说,自己是个

党员,库区的乡亲们遇到困难,绝不能推辞。

从那时起,原本可以靠水产养殖致富的刘保朝,选择了清贫,接管了这条充满艰辛的水上邮路。一个山坳里只有一家、一座山梁上仅仅一户……库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村落分布,使刘保朝经常下了水路上山路,下了山路走水路。一连忙活 5 天的时间,才能完成一次投递。

“光是从我家到桦罗台邮政支局,就要走 20 多公里水路,然后再骑 6 公里自行车。在邮政支局取回报纸和包裹,已经中午了。如果回家吃饭,天黑前根本没办法完成当天的投递任务。”刘保朝说,一次完整的取件投递,少说也有 100 公里,中午只能在船上吃自带的馒头、喝凉水白开。

哥哥刘保功觉得弟弟辛苦,好几次想拉他到家中改善伙食,但都因为刘保朝赶着配送包裹,未能如愿。一诺千金,因为一句“不给哥哥丢人”,这份工作刘保朝一干就是 22 年。如今,大哥刘保功已经去世,但忠厚耿直的刘保朝一直忘不了 22 年前的那份嘱托。

刘保朝刚上班时,大哥送给他的二八大杠邮政自行车,成为他日后投递过程中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虽然历经风吹日晒,车子早已锈迹斑斑,就连车后架上的布兜,都不知磨坏了多少个,但这辆“老爷车”,他却一直舍不得丢掉。在他心里,这辆车,就象征着他的承诺。

艰辛写满邮路 他风雨无阻

作为当地唯一的水上邮递员,刘保朝的艰辛可想而知。由于工作环境恶劣,刘保朝不仅要独自承受枯燥和寂寞,在配送途中更要随时面临不可预知的风险。

“对于潘家口水库,我印象最深的是大雾和冰窟窿。”刘保朝告诉记者,由于处在库区,他在投递途中经常遇到大雾,有时能见度只有几米,根本找不到方向。“即使我常年在湖上穿行,也会迷路。有过时了一个小时,大雾消散,却发现船又转回了原处。”

冬季,库区湖面上的风冷得刺骨。邮船没有专门的驾驶舱,在露天环境中行驶 80 公里,即使戴着手套,握操纵杆的手也冻得生疼。

“冬天投递,要比夏天难得多。特别是寒冬腊月,库区冰冻之后,无法行船,只能推着冰车缓慢行走。摔跟头是小事,最怕的是掉进冰窟窿。”刘保朝说,有一次,他早上去投递邮件时冰层还很结实,可到了下午返程时,冰层突然断裂,他直接掉到了冰冷的湖水里,冻得浑身发抖。他在水中挣扎了 10 多分钟,才一手抓住横在冰上的自行车,一手按着冰沿儿勉强爬上来。

几乎浑身湿透的刘保朝跑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家,躺在被窝里哆哆嗦嗦成一团儿。这之后,他也积累了经验,每次过冰面,都要在车后架上绑一根横杆。

最危险的还是初春,气温稍有回升,似化非

化的冰层让刘保朝无法行船,只能靠一根竹竿探路步行。走在上面也是胆战心惊,不知哪一脚踩空就可能掉下去,危及生命。有一次返程途中,冰不结实,他就借助一把 4 米长的梯子,人趴在梯子上,一点一点地挪回村子,原本 50 分钟的路,硬是用了近 3 个小时。

由于长时间户外作业,与冷风打交道,身体经常受凉,刘保朝的腿关节发生腱鞘滑囊炎病变,很难治愈。

有一年夏天,刘保朝驾船行驶到影壁山附近,忽然乌云密布。凭借着多年行船的经验,他知道,大雨马上就要来了,立即加速往岸边驶去。可偏偏这个时候,船的油管爆裂,小船无法前进。

霎时间,狂风骤雨卷着大浪袭来,小船被打到了两公里外,随时有翻船的可能。“虽然我擅长游泳,而且穿着救生衣,可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心有余悸。”刘保朝称,风雨过后,他发现,船的后舱里水积了一半多,就连自己也如同落水一般,可放在前舱里的邮包,被他用塑料布包得严严实实,一点儿没有损坏。

水路不安全,山路同样危险。林间草深路陡,为了避免被藏在草丛中的蛇咬伤,刘保朝养成了拿木棍探路的习惯。有一次,刘保朝在上山途中不小心碰到一个马蜂窝,刹那间,一群马蜂被惊醒。一只马蜂蜇在他的右眼上,当时他就疼得直接坐在了地上。

当天,他咬着牙送完所有邮件。回到家时,眼睛胀痛难忍,泪流不止,看东西就像蒙着一层塑料布,一晚上都没有睡好觉。

无奈,第二天一早,刘保朝在妻子刘月环的陪伴下来到县人民医院看病。为期 9 天的治疗,是他从事投递工作以来唯一的长假。“本来医生叮嘱我需要休养一段时间,可邮件不等人。我不去,不放心。”出院后仅两天,刘保朝不顾妻子的劝阻,又背上了邮包。

22 年来,刘保朝几乎每天顶着星星出发,踏着月光回家。他所投递的道段服务面积 85 平方公里,涵盖 8 个行政村、87 个自然村,一个投递行程 120 多公里,其中水路 80 公里,需攀登山梁 36 座。22 年里,他不知磨破了多少双鞋、摔了多少跟头,但经他手送出的报刊、信函、邮件,没有一份丢失或损坏。

对自己抠门 对乡亲却无比大方

刚做邮递员的前几年,刘保朝还只是邮政支局的一名劳务工。由于工资低,家里过得并不宽裕,两个孩子的衣服,基本都是亲戚家穿剩下的。而刘保朝一年四季穿工装,他没给自己买过一身新衣服。

2002 年,刘保朝的女儿得了过敏性紫癜并发肾炎,他东拼西凑借了 5 万元给女儿



刘保朝在潘家口库区驾驶船只运送包裹。 受访者供图

治病。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女儿,刘保朝百感交集,内心十分愧疚。

“最艰难的那几年,我也曾想过要辞掉这份工作。开小卖部、搞农家乐、发展渔业养殖……不仅时间自由,而且哪个不比邮递员这点儿‘死工资’挣得多!”刘保朝说,“可是看到乡亲们期待的眼神,我只能选择担起这份责任。”

后来,刘保朝为了早点还清给女儿治病的借款,平日子里省吃俭用,几年时间里,从没有为家里添置过任何“大件”。但对于乡亲们,刘保朝却是出了名的大方。

在库区生活的乡亲们,不仅离县城远,而且山水相隔。购买生活用品曾一度成为摆在村民面前的一大难题,刘保朝就主动承担起为乡亲采购生活物资的工作。

这些年,日子好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离开库区去外地发展,留下来的多是老人。独石沟乡政府为当地居民开通了出库区的班船,每周都有一两班。但上了年纪的村民不习惯定点去岸边赶班船,他们还是习惯“有麻烦找保朝”。无论是购种子、买化肥,还是帮忙汇款,刘保朝总是有求必应。一些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没办法提前给他转账,很多时候货款都是他自己预先垫付的。

刘保朝的船也成了许多人眼中“想坐就坐”的免费“公交船”。每年夏天,一到雨季,刘保朝的船上除了报刊、邮件,还会常备几把雨伞。“库区的天就像娃娃的脸,说变就变。”刘保朝说,多出来的雨伞是为搭船的乡亲们准备的。

参加工作前,刘保朝曾在承德地区卫生学校接受过一年的专业培训,掌握基本的护理技术。山里的乡亲们得了小病,经常来找刘保朝。每当这时,他总会先放下自己手头的活儿,义务为大家服务。西卜子村村民郝云奎身患残疾,需要长期从外地购买药品,刘保朝每次都送药上门。

“人民邮政为人民。”对刘保朝来说,这句

邮政系统广为流传的口号,是他一生的信条。

独石沟乡车场沟村是刘保朝投递线路上最远的一个村,单程 30 多公里,要经过 5 公里的水路,翻过 3 座大山。有一次,一封寄往车场沟村的特快专递被送到桦罗台邮政支局。刘保朝前一天刚去过车场沟村,按照正常的投递周期,要 3 天后再去。

考虑到邮件加急,刘保朝没有犹豫,马上出发。一路上,他一刻也不敢停歇,走到村子时已浑身是汗。当收件人徐桂霞看到刘保朝衣服上渗出的汗渍时,着急地说,“就为这一个邮件,你累成这样。以后我再也不用特快专递了。”

22 年,刘保朝早已和乡亲们像亲人一样。他停船靠岸时,比他年纪小的人看到了,都会喊一句:“保朝表兄来啦!”原来,“表兄”是当地人对血缘关系外最亲近人的称呼。

铁船需要定期维修,每隔几年还要更换燃油设备和船桨,这些钱几乎都是刘保朝自费承担的。2018 年,当地政府联合邮政公司为他配备了一艘快艇,刘保朝的作业周期由 5 日一投递提升至隔日一投递,这是他这些年最开心的事。

手扶操纵杆,只身驾船穿梭于广阔的湖面,墨绿色的邮政制服紧紧地裹在身上……22 年里,刘保朝的形象早已深深烙印在潘家口库区群众的脑海中。

22 年来,刘保朝行程 16 万多公里,投递邮件 18 万份,为乡亲们购买生活用品 1 万多份,义务搭载群众 3900 余人次。刘保朝无私的奉献换来了群众的认可和社会的肯定,2009 年,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5 年,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19 年,他成功入选“中国好人榜”……

今年,刘保朝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想不出豪言壮语,只是说:“满足乡亲们的需要就是我的工作,没有任何条件可讲。”

他总觉得,再大的荣誉也只属于昨天,而明天,他又将照常起航……

山东潍坊,有位 21 年守护孤残儿童的福利院长

1029 个孩子共一个“妈妈”

本报记者张力元

看到“妈妈”来了,活动室里的孩子们停下游戏,跑着去握“妈妈”的手指,一人握一根,左摇摇右摆摆,笑着喊“妈妈”。因为杨守伟无法同时拥抱孩子们,孩子们便用这样的方式同时“拥抱”她。

杨守伟今年 50 岁,是山东省潍坊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21 年来,福利院有 1029 个孩子叫过杨守伟“妈妈”,有 467 个孩子被收养,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

风风火火的她,对孩子格外温柔。她在日记里写道,“有人问我这份工作会让你压抑吗?我的生活充实到根本没工夫感受什么叫压抑”“我有很多个身份,‘妈妈’这个身份最让我骄傲”。

真爱换奇迹

杨守伟是福利院的“全能妈妈”,跟孩子互动时可以跪在地上走路,碰下额头能知道体温,摸下指甲能算出上次的修剪日期,还能准确解读孩子的哭声,饿了、疼了或只是想引起关注。可杨守伟参加工作时,没有任何护理学背景。“起初我以为护理工作就是喂菜喂饭、穿衣换袄,但我很快就发现,没有爱心、耐心、责任感是做不好这份工作的。”杨守伟说。

潍坊市儿童福利院现有 18 岁以下孤残儿童百余名,能互动的孩子占少数,超过 90% 的孩子患有疾病或残疾。“这里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不幸。”杨守伟说。

但幸运的是,孩子们得到了超越血缘关系的爱。杨守伟经常提起一个叫晓玉的女孩。晓玉患有鱼鳞病,几乎每寸皮肤都翻裂着,像鱼鳞一

样,一片挨一片,而“鱼鳞”下面就是血口子。血水、脓水混在一起,散发出呛人的气味。

“晓玉不言不语。她走到哪里,身上的皮屑就掉到哪里,稍微活动一下,就连皮带肉扯得疼。”杨守伟说。

杨守伟和同事查阅大量资料后,尝试用温热的水珠一滴一滴洒在她身上,等皮肤适应后,再用温水浸泡身体;每天涂 3 遍药,凡是开裂的皮肤都轻柔地抹到;定期把全身的“鳞片”轻轻剪掉,甚至头皮屑都会打扫干净。

经过 1 年多的护理,晓玉的部分“鱼鳞”脱落,部分身体有了正常肤色。有一天,杨守伟给晓玉洗澡时,晓玉突然笑着叫了她一声“妈妈”。“我激动得愣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我一直以为晓玉不会说话,原来她能感受到我的爱,也能给我爱的回应。”杨守伟说。

晓玉只是杨守伟照顾过的诸多孩子之一。“因母婴传播,有的孩子艾滋病病毒抗体呈阳性,如果及时精心治疗抚育是有可能转阴的。”杨守伟说。在她与同事的精心照料下,先后有多个这种情况的孩子恢复了正常。

21 年来,杨守伟考取了育婴师、营养师、康复保健师等资格证,带领着 30 多人的护理团队用爱浇灌生命的希望。截至目前,杨守伟陪 400 多个孩子做过手术,有 1029 个孩子叫过她“妈妈”,正是这一声声“妈妈”,激励着她去爱更多孩子。

她说:“我爱的第一个孩子不是我亲生的,但爱着爱着,他们都是我的亲生孩子了。”

真心筑未来

在福利院的资料室里,每个孩子都有一本

手写的档案,首页上写着孩子的姓名以及根据年龄、智力等推算出的生日,还印有孩子的手印、脚印。

“孩子们来到这里时基本都没有姓名,我们按照百家姓依次给孩子们选姓,再将我们的祝福寄托到名字里,比如春阳、欢欢、康康,想让他们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杨守伟说。

孩子们点点滴滴的积极变化都会被杨守伟和同事细心记录下来,什么时候会走了、换牙了、长胖了、能独立吃饭了……孩子过生日时的照片也会贴到档案上。

“等孩子被收养,档案原件会送给孩子的养父母。这方便养父母了解孩子的成长历程及生活习惯,同时也是我们对孩子爱的延续。”杨守伟说。

20 多项原创护理器具在这家福利院产生:方便脑瘫儿童躺着洗澡的推车;为各年龄段儿童设计的辅助站立靠垫;针对唇腭裂孩子设计的“吸管式奶瓶”……有些家长从外地赶来,就为了向杨守伟咨询如何护理自家孩子,每每到这种情况,杨守伟都会将相关经验或原创的护理器具无偿分享给对方。

2018 年,潍坊市儿童福利院在院内开设特教班,有条件的孩子均可在院内接受教育。潍坊市儿童福利院教育科科长夏春红说:“小孩子可以学基础知识,大孩子可以学技能,比如烘焙、编织、保洁等,为他们以后进入社会打下基础。”

21 年来,有 467 个孩子顺利进入新家庭。每次收养家庭来领孩子,杨守伟都会躲到二楼窗边趴着看,不敢露面,却一直目送孩子走远。“我怕自己的不舍扰乱孩子情绪。”杨守伟说,“我记得被收养的每个孩子,但希望



21 年来,福利院有 1029 个孩子叫过杨守伟“妈妈”。 本报记者张力元摄

他们忘记我。”

以爱报答爱

“只有一个杨守伟是不够的。”潍坊市社会福利院护理员孙春梅说。孙春梅今年 34 岁,是杨守伟曾经照顾过的孩子之一。

“儿童福利院给了我亲情、安全感和归属感,长大后我学了护理专业,就为了回到福利院,报答社会。”孙春梅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专项规划累计投入近 20 亿元用于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建设,保障孤残儿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在各方支持下,潍坊市儿童福利院从几间平房扩展到如今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中央空调全覆盖;孩子的基本生活保障金从每人每月 300 元增至 1900 多元;潍坊市今年还为福利院的聘用人员涨了 15% 的工资。

作为党的十八、十九大代表,近年来,杨守伟走进社区、企业、政府机关,讲述自己

的经历,期望有更多人关注帮助孤残儿童群体。“我们深切体会到党和政府的爱,也要做爱的传播者。”

爱在无声中传递。疫情期间,很多爱心人士直接将防疫物资、生活用品、现金放到福利院门卫室。“我自己的女儿每年都把压岁钱给我,让我给福利院的孩子买东西。”杨守伟说。

“我最大的追求和幸福,就是尽最大努力把命运亏欠的都补偿给孩子,让他们拥有正常生活的权利,活得健康、活出尊严。”2021 年,杨守伟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这么多年,她一直记得身为军人的父亲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和小伟说,一定要照顾好那些没爹没娘的孩子!”随着适龄婚育、优生优育观念的普及,被遗弃到福利院的孩子越来越少。最近,潍坊市儿童福利院承担了 20 多个困境孩子的养育工作,并积极探索“模拟家庭”养育模式。社会在发展,养育模式会改变,唯有爱,一直都在。